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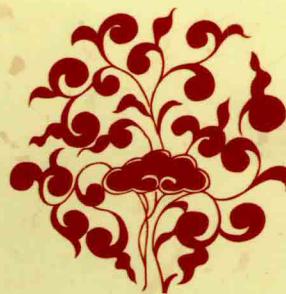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王亚南 ◎ 著

王亚南文选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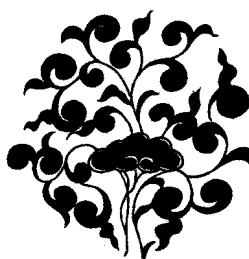


社 科 学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王亚南◎著

王亚南文选

(卷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资本论》研究

《资本论》是怎样一部关系 人类命运的伟大著作

《资本论》是尽人皆知的一部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著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同时还通过它，围绕着它，建立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我们人类社会正在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着伟大的变革的时候，学习研究《资本论》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当前世界的变革中，在直及全人类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革命运动中，起着不同程度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作为这个世界的旧秩序的维护者的反动资产阶级，就有必要动员它的一切御用学者，包括正牌的资产阶级学者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又包括了各种各色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用一切造谣曲解的宣传伎俩，来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威信；在这种场合，《资本论》当然要首当其冲，成为攻击中伤的大目标了。他们是这样一唱一合地进行着诽谤的：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过了一百多年的理论，事过境迁，当然过时了；

宣传过了时的理论，足见是教条主义，根本就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原则；

现代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资本论》的结论，出现社会主义；而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又根本没有创造出条件来应用《资本论》的结论；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理论是对的，他的辩证法就是错的，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已不用经过革命斗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了；

.....

在现代英美各国的论坛上，正还在大量地宣扬着诸如此类的谬论。即

在我国的经济学界，也并不缺少他们的应声虫。在 1957 年“大鸣大放”过程中，平日伪装隐藏着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在我们的论坛和大学讲坛上，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说学习《资本论》是像和尚念经。如果说，在国外的，特别是英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大发这种谬论，是由于阶级成见和无知，而我们的资产阶级学者也这么说，那就还要加上一项殖民地的奴才向主子学样的劣根性的残余的发泄；他们照例是看外国学者讲什么，就不加任何思考地跟着胡说一顿，例如，英国改良主义者们说，《资本论》所讲的，已经不能说明当前的情况了，需要用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凯恩斯的学说来补充，我们的论坛上的右派学者很快就用自己的语言，讲出了这种意见。而且还得指出，这批人之所以肯讲或乐于做帝国主义的宣传员，就因为他们的谬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说明，《资本论》究竟是怎样一种论著，它那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作用，究竟在什么地方，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有必要反复说明的。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资本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的唯物史观，就由科学的假设，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运用到一切社会形态而有效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公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他在 1859 年出版这本书时，曾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表示这本书对社会关系提供了真实的科学的解释。《资本论》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扩大而写出的。唯物史观的原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而透彻的贯彻。唯物史观的几个基本原则，如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全部过程；如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或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如特定新生产关系一经建立起来，就通过它的上层建筑，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生产力发展起来，一感到原来生产关系的束缚，就要由存在于那种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的发展，而引起革命，而使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趋于瓦解，由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部有名论著中，曾反复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经济关系，再从经济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作为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又把特定生产关系归结到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不仅正确地处理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并还不假借于社会生产关系以外，生产关系当事人以外的任何因素，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推移到另一个较高级社会形态的必然规律。

这一来，以往一切由上帝，超人，英雄……创造历史的胡说，第一次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科学分析而全部廓清了，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也第一次通过《资本论》而建立起来。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有两大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中全面应用唯物史观，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用一切社会表象和各种观念尘雾掩蔽着的特殊剥削形式，即剩余价值范畴发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各种论著中，特别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开始尝试提出应用的，可是，把它概括成为一个明确的唯物史观公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初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后在论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更明确地予以确认。由于《资本论》应用这个原则，这个公式或方法，很成功地揭露出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而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里到外，由基础到上层建筑，由发生、发展到没落的全部过程，给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资本论》就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论著，还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科学论著；不但如此，列宁曾讲过：如果说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的辩证法，他的《资本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辩证法；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人们不时惋惜马克思没有遗留下关于唯物史观的专门论著，其实《资本论》就以极其丰富的内容，极其生动的形式，弥补了这个缺憾。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罢：

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种种范畴，关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对于一切已经覆灭了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提供了透彻理解的可能性。^①

其实，不止对于已往社会，即对于未来社会，还提供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史观在《资本论》及其他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一些重要提示，不正还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过程中，发生着极其光辉的指导作用么？

这就是说，当《资本论》把唯物史观这个假设应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成了科学真理以后，我们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7 页。

过去，还是将来，就有了一个据以探索了解其途径的锁钥。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根本不懂得《资本论》是具有怎样一种性质的伟大著作，他们嚷叫《资本论》过时了，而事实告诉他们的，却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正还在感到《资本论》的麻烦啊！

第二，由于《资本论》，人类长期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就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

在原始共产社会以后，人类在私有剥削制度下遭遇到贫穷困苦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乱，总想出现一个大家好好安静过日子的理想社会；中国人老早以来就以非常向往的心情，传说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极乐世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希望在奴隶制度基础上建立起“贵族共产主义”共和国，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漫画式的憧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分别论述过欧洲的各种各色的社会主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但他们认为那都是一些反动的、或伪装进步的货色，其中最为他们赏识的，倒宁是所谓“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属于这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都分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那样的缺点，作了非常尖锐的抨击。很有趣的是：圣西门以贵族身份，而集中其攻击于贵族僧侣阶级，攻击不劳而获的地租形态；傅立叶以商人世家，而百般痛骂商人阶级，反对工资制度；欧文做了大资本家，却像故意同资本家阶级捣乱，以利润为其抨击的目标。他们确实分别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痛处，但因为他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初期，对于资本制度，并没有一个整体概念；在他们企图用来代替资本制度的改革方案中，虽然也显示出了一些对未来社会的天才的构想，可是由于他们所理想的社会，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就难免要变成空想，显得是天真而不成熟。恩格斯说：

所谓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成熟的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从头脑中发明出来，创造出来，想出这些方法来。^①

社会主义要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成为社会客观必然发展规律在理论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68 页。

上的反映，“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一方面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即有产者和无产者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观察；另一方面是对笼罩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行观察所得结果。”^①要进行这样的观察，第一步就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历史观，改变我们对于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看法，谁还要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人们头脑中，从人们对于所谓永恒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理解中，即从哲学中，而不从经济中去找那种原因，他就永远也不会找到由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试图从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本身去探求变革那种社会制度所必要的手段；他们在40年代末，向全世界公开的《共产党宣言》，已说明他们已经很成功地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如果说，那个宣言，在理论上还只是一个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而系统的非常明确的宣传提纲，而更完整的充实的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则是由《资本论》来完成的。全面体现着唯物史观原则的《资本论》，全面而系统地揭露出剩余价值秘密的《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由形成、发展，以至没落的必然发展规律；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暂时性，被《资本论》用无比丰富的材料，无比严密而完整的理论系统加以确证和判定时，社会主义才第一次完全脱离主观愿望的性质、完全脱离不易捉摸的空想性质，而发展成为非常落实的，可以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加以说明把握的科学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以往一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名义提出的学说的根本区别的地方，并且，也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要求用《资本论》那样伟大的论著，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作着全面而周到精密的剖析。

是的，人们也许不禁要问，事实上，不少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就好像找到了《资本论》的什么缺点似的，在这样反问：

《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怎么能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呢？

依据《资本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就算是最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事实不是适得其反么？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两卷集），莫斯科外国文书局1954年版，第117页。

关于前一个疑问，我们似乎只需用一句话就可以予以解答。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以前，历史向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是社会主义如何产生，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现了它在不断发展着自我否定的条件，即辩证地促使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条件。从资本主义研究中，竟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形而上学的脑子所感到不易理解的事。

关于后一疑问的发生，是由于他们把可能和现实混做一团了，把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混做一团了；以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既然最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应当在那里当作花开蒂落的结果而早实现出来。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这样看问题，在资产阶级统治着的社会中，要使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变为现实，必须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而在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就有了决定作用，而对于坚决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自身的阶级觉悟，阶级团结，就有了决定作用。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间的又一个本质区别：当空想社会主义派把推翻资本制度的责任，毫不觉得惭愧地属望于他们自己这一类的有教养有知识的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却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我们在《资本论》中，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命运，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的力量。

第三，由于《资本论》，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革命阶级，变成了人类解放的急先锋。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自始就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自始就把革命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教育影响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革命思想，是不能自发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革命宣传的灌输、革命组织的教育和在各种各样形式的斗争中，不断受到感染启发，而逐渐形成的。远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就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7 页。

他还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 这已清楚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哲学，用理论来武装他的头脑。“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然则理论要怎样才能掌握群众呢？他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 马克思以后的全部理论工作，就在努力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社会的本质，抓住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关系，俾能说服无产阶级，掌握群众，使其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他的《资本论》，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他以毕生精力，甚至以他的生命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具体表现。

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开头就说：“卡尔·马克思——第一个给社会主义、从而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③ 他在这篇论文中接下去所讲的，基本上是说明马克思怎样通过《资本论》，给社会主义，给工人运动提供科学基础。他认为，在马克思使他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上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有两点是最关重要的：第一，是他在世界历史观中所实现的变革，他论证了人类在原始共产社会以后的全部过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一切不同的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中心问题始终是这些或那些阶级争取社会上政治上的统治，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而新兴的阶级要求获取统治；由于旧的阶级的统治，妨碍着社会的生产力，新兴阶级的要求符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结局，那种斗争总是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终结。这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该对于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给予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于正在争取着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又该给予了多么大的鼓励，是非常明白的。当然，《资本论》的作者，关于这个一般规律的发现和研究，不是顺着历史发展的道路来探索，而是从已经很发达的社会形态探索上去，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为理解历史上一切社会形态提供线索，找到一般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他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在彻底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弄清了资本家如何剥削无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弄清了剩余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

② 同上书，第4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两卷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155页。

的关系。正因为把这个最复杂的，最隐蔽的剥削形态，即剩余价值形态弄清楚了，农奴制的地租剥削形态，奴隶剥削形态，就一目了然了；原始社会以后的历史，是剥削者阶级剥削被剥削者阶级的历史，是被剥削者阶级不断对剥削者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也就一目了然了。真理总是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把这个真理向全世界宣布出来，就给资产阶级的统治，解除了思想武装，而使无产阶级能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不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那一瞬间起，剥削关系就形成了，真理就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了，但无产阶级要斗争取得胜利，还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集中自己的力量，不断通过这样那样的斗争，获得经验，受到锻炼，提高认识和阶级觉悟，使他们自己逐渐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大家个人的利益以及各个厂矿方面的集体的利益，是和整个阶级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大家是同其阶级命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非常明确有力地论证资产阶级在如何毫不留情地剥削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同时，却也辩证地说明，就在他们加强剥削榨取中，在加剧资本积累积聚和集中过程中，不仅扩大了无产阶级队伍，并还为无产阶级团结、组织、锻炼，创造了条件。他不仅论证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有理，并还指示了他们对资产阶级进行反抗斗争如何有力。他使无产阶级在打倒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抱定必胜的信心。

当然，当无产阶级威胁逐渐增加时，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是一点也不会放松警惕的，他们为了破坏工人的团结，不惜收买上层工贼；并且为了混淆是非，模糊阶级界限，又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收买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为他们帮腔。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紧密团结在他们革命先锋队的周围，即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人党或共产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具体条件，依据阶级消长变化关系，制定斗争策略和步骤，以统一行动。在这里，斗争的胜利，宁是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中和《资本论》中的真理，是否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广大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程度和阶级组织领导力量，是否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而成熟，而日益加强起来，在当前这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要无产阶级政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加强组织领导教育工作，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有策略、有步骤的顽强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差了一些，依旧可以像在帝俄那样实现社会主义。反之，如像在美国英国那样，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工人的组织基本上还被把握在一些右倾机会

主义改良主义者手里，无产阶级的运动，一般还没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即使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了，依旧不能叫社会主义实现出来，聪明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改良修正主义者们，不懂得其中的辩证道理，却抓住这种事实，胡说什么《资本论》的预言不灵。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想起，反对《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的，反对《资本论》著者经常告诫无产阶级，不能等待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坚决的决死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不正是他们这些家伙么？论到这里，我们还不应忘记他们的又一个有关的妙论：那是说，像《资本论》这么巨大、这么艰深难懂的著作，怎么能和无产阶级发生关系呢？他们故意把依据《资本论》提供的科学理论基础来教育工人，和工人自己阅读《资本论》混为一谈；事实上，《资本论》中所讲的道理，恰好只有工人阶级最容易接受，而最感到格格不入的，倒反而是那些自认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御用学者们，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

总之，《资本论》是这样一部关系我们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著作：它提供了人类正确认识社会及其发展的原则和方法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是对于以往一切社会思想的总结，同时并为此后人类社会有意识的自觉性的发展，设定了界碑；为我们的社会活动由必然领域逐渐推移到自由领域，创造了条件；为社会广大的贫苦人民带来了希望和福音，为整个人类带来了光明。在它出现以来的几十年的岁月中，各种社会变革，已不像过去那样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苏联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出现了，这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的《资本论》，在所有这些国家通过所谓“自然发展阶段”，而缩减生育痛苦过程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催生”作用。我们内外的阶级敌人，其所以叫嚷着《资本论》已经过时了，正说明他们是如何害怕这部伟大论著的催生作用啊！

不难想到，就是人类全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部总结了几千年社会思想，并为创造“真正人类”社会传播福音，解放思想，并进而彻底消除罪孽与痛苦起了伟大作用的书，将永远当作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知识的源泉，为人类所热爱，而与人类同在！

（原载《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

《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 阶级历史任务

——纪念马克思逝世八十周年

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 80 周年了，他一生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用他的全部精力，甚至他的整个生命，来完成一部教育无产阶级指示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革命经典著作，这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方法，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由是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资本论》。《资本论》实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逝世以前，《资本论》已经被看成“工人阶级的圣经”，指导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逝世后的 80 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变革，不仅生动地证明了《资本论》原则的无比正确性，并还由马克思的伟大继承者们，结合所在社会当时的革命斗争任务，阐扬丰富了那些原则，从而证示了《资本论》的伟大的生命力。因此，再学习，再认识《资本论》，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正确理解我们当前世界变革并积极参加这个变革的重要任务。当纪念马克思逝世 80 周年的时候，学习一下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怎样在那个时代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为完成阶级历史任务而努力撰写《资本论》的过程，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资本论》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意义，也许是不无帮助的。

一 《资本论》产生的年代

讲到《资本论》产生的年代，有两点需要交代清楚。第一点是《资本论》出版的年月，其次是《资本论》撰写的过程。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 1867 年，第二卷、第三卷则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草稿，分别于 1885 年、1894 年出版。但这还没有包括马克思原来计划包括在《资本论》里面的剩余价值理论

或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对于那一部分，恩格斯在临死以前，曾委托考茨基整理原稿，作为第四卷出版。但考茨基整理的结果，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一个独立著作，分作三卷，分别在1904年、1905年和1910年刊印出来。以上是《资本论》出版经过的概略。但一部著作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写作过程。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在内的《资本论》全稿，在第一卷刊行的1867年以前，已经全部大体完稿。而在第一卷刊行的前两年，即1865年，马克思曾就其中的重要论点，用《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作《工资、价格与利润》）的讲题作过报告（这是在马克思死后，从遗稿中发现的）。在这以前的1859年，马克思公刊他的经典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他已经把要写作《资本论》的计划轮廓指示出来了；事实上，他当时还为这部书写过一篇导言，在导言的结尾，还较详细地提到后来写作《资本论》如何分篇的问题。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就是把《资本论》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前篇了。如果我们根据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今日的社会制度全部，是建筑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个轴心上”，《资本论》就是对于这种关系的“第一次的科学的说明”；^①那么，马克思在1847年刊出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是后来发展的《资本论》的序曲或雏形。由此可见，《资本论》的酝酿计划写作过程，大体是在19世纪中叶前后的20年间。这就是《资本论》的产生年代。

现在我们要分别来考察这个时期在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工人阶级运动情况和社会思想变动情况，看怎样促使马克思提出写作《资本论》的历史任务来。

二 西欧英、法、德三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和工人阶级斗争情况

（一）先讲三国的具体历史情况

《资本论》的作者是德国人，但他的全部理论，他的《资本论》，却是把英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恩格斯在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这一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终生研究英国

^① 《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1页。

经济史及经济状况的结果。”^① 他是德国人，而把他研究的对象放在英国，那并不是因为他当时长期住在英国，而是因为科学的研究本身，有这个要求。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资本论》论的是资本。研究考察必须选择比较成熟的形态，当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还没有成熟，它的各种范畴，它的规律或法则，都还没有形成，那你研究起来就有种种困难。马克思选定英国为考察研究的对象：第一，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展成熟的国家；第二，惟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所以英国有关经济的资料，思想资料，学说史资料，现实的统计资料都非常丰富。马克思自己曾说：“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方便的观察地点。”^② 但以英国社会经济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注意欧洲其他各国，特别是大陆法德两国的情况。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仅次于英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德国也急起直追地赶上来。由于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密切联系，在和这里研究有关的思想领域，特别是在工人阶级运动方面，一直在相互发生影响。所以，讨论《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能只限于英国，同时还必须讲到法国和德国。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情况，马克思也是非常注意的。

应当说，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是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里程碑：在一方面，商工市民经济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就不会诱致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又会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代的先后，革命的过程与特点，都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英法德三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历史时期，是很不相同的。英国革命产生于 17 世纪 40 年代的 1648 年，法国革命产生于 18 世纪 80 年代的 1789 年，而德国革命则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 1848 年。这就是说，英国革命早于法国 140 年，法国革命又早于德国 60 年。即德国革命落后于英国两百年。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也大体显示了这个先后的顺序。但进一步比较考察这三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表现形态，就不但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具体历史情况，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它们工人阶级生长和运动的一般动态。马克思曾深刻地

^① 《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第 1 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0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 页。

指出三国的革命的区别，他说：“1648 年的革命和 1789 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乃是表示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嫡长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服从于所有者的现象对所有者服从于土地的现象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工业活动对英雄怠惰风气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 年的革命是 17 世纪对 16 世纪的胜利，1789 年的革命是 18 世纪对 17 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表现当时整个世界需求的程度，要比它们表现本身发生地区即英法两国需求的程度更要大得多了。而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则完全不是这样。”^① 它自始就是“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宪制君主国，在事实上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权。它绝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范围的革命，它自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② 在德国的这个革命，其所以表现了这样的窄狭性，软弱性，落后性，乃是因为它的“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软弱、畏缩、缓慢，以致当它敌对着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它已经是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对峙了。”^③ 反过来也说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彻底，那样有生命力，只能说是由于它们的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以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已经痛切地感到对封建制度与专制主义对于那种生产的束缚，它就毫无顾忌地领导并团结一切在那些制度下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向着共同的敌人猛冲，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尚没有发展成为一个阶级力量，给予它们以威胁。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无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和在英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了。无产阶级愈来愈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表现出它的力量和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一事实，那并不能叫德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表现更大的勇气，却毋宁使他们更感到踌

^① 马克思：《资产阶级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1 卷（两卷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4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45 页。